

散文

表姐

二妹

约定今生

永远的冰树

命若胡杨

短篇小说

红灯·绿灯

下岗以后

老马传略

孙家院

长篇小说（节选）

途难

少女丁香

画谱

橘二日吃豆

恋恨

榆木旦与秋儿

刘水作品精选

骆驼汉子

华夏出版社

骆驼草

刘水作品精选

丛书主编◎王涛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水作品精选/刘水著. -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9.9

(骆驼草丛书/王涛主编)

ISBN 978-7-5080-5332-5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4994 号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

版 次: 2009年9月北京第1版

200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开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238千字

定 价: 25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录

散文

表姐 / 1

二妹 / 12

奶奶 / 19

约定今生 / 26

永远的冰树 / 34

命若胡杨 / 41

小城剪影 / 47

短篇小说

红灯·绿灯 / 53

寻找小白 / 71

下岗以后 / 83

- 老马传略 / 100
孙家院 / 118
碰拜大 / 139
鸡味店主人 / 146
一锅宽心面 / 154
昨天的婚事 / 161

长篇小说(节选)

- 逃难 / 174
刘背锅的丧事 / 183
少女丁香 / 199
离婚 / 223
杨二旦吃豆 / 257
恋狱 / 270
杨大旦与秋儿 / 291

散文

表姐

表姐生肖属牛，长我两岁。她住梨花镇，我家苦瓜湾，相距四十里，山路十八弯。我们本不相识，更无往来。可就因姑姑嫁到了梨花镇，又因其母与姑姑是妯娌，这么节外生出的一条枝，她成了我的表姐，成了我生命中重量级的人物。

我记不清是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和她认识的，就像我生命意识中，我天生就双腿瘫痪一样，表姐在我的记忆首页，并不是有点面熟，或者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而是亲切得仿佛和我与生俱来。她出生在那个全中国人都吃不饱肚子的年代，身子瘦小，脑袋硕大，脖子特细特长，稀稀疏疏的头发像久旱的小草萎靡不振，但一双眼睛却格外的大而亮，水灵灵地展示着她活泼的天性。

那时，失去了奶奶，也就意味着我的生活起居失去了专人照料。爸爸妈妈忙不过来，就把我送到了姑姑家。于是，表姐就带着她的小伙伴们——一群花喜鹊般的小姑娘——叽叽喳喳地欢笑着走进了我单调、枯燥、乏味的世界。

桃花开了，表姐撷来一枝，艳艳地插在我窗口。

石榴熟了，表姐挑最鲜最甜的颗粒放进我手心。

雪花飘了，表姐背着我踩着厚厚的积雪，去寻找鲜艳夺目的红梅。

锣鼓响了，表姐背着我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革命样板戏。

梨花镇通车了，表姐背着我，在人山人海中立颈顾盼着传说中神奇的东方红拖拉机。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天气，炎炎烈日下，没有一丝儿风，蝉儿躲在树叶下扯着嗓子嘶叫，路两旁不多的几片树阴早被捷足先登的人牢牢占领，有钱的孩子吮着二分钱一根的冰棍，我口干舌燥地舔着嘴唇。

表姐背着我，从清早到晌午了，拖拉机还仿佛遥遥无期，迟迟不肯露面。表姐不断倒换着两腿，她稀疏的发间和长长的脖颈上渐渐地渗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，飞快地滚动着。她的衣服潮了，湿了，水淋淋的，和我的衣服粘在了一起。从她身上散发的阵阵热气冲透衣服，不断地传送给，使我燥热异常。她吃力地喘息着，脖子深深地勾了下去，咬着牙，憋着气，硬是一声不吭地站稳脚跟，使我终于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东方红拖拉机风驰电掣的气势。

回到家里，别的小伙伴和我眉飞色舞地大谈特谈观后感，表姐一脸茫然地沉默不语。别人问她，她竟然说没看见拖拉机的模样，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

我背着虎子……表姐表情认真地解释。

虎子好吗？表嫂诡笑着问。

好。表姐坦荡地答。

那你就给虎子当媳妇吧。表嫂笑得更欢了。

行！表姐爽快地一口答应。

不准反悔！表哥笑着插嘴。

反悔是小狗！表姐一脸坚定。

满屋子人顿时笑得前仰后合。

姑姑好像显得异常高兴，她一把搂过表姐，脸贴在她头上，喜极而泣地叫了声：好孩子！……

姑姑从箱底翻出了那时并不多见的一个生苹果，小小的，仿佛小孩拳头，绿莹莹的果皮上泛出一片淡淡的红晕。姑姑在衣襟上擦擦，递给了表姐。

表姐跑进厨房，切成薄薄数片，现场人手一片。孩子可不像大人们那样贪嘴，三下五除二就吞进了肚子。我们一个个都把薄薄的苹果片儿久久地、眼馋地把玩着，先用舌尖轻轻地舔着，用鼻子轻轻地嗅，然后再一点一点地从边缘开始转着圈儿咬，含在嘴里贪婪地品味着那淡淡的甜和微微的酸。

表姐匀出自己的一半，在众伙伴羡慕不已的目光中慷慨地递给了我，接着又伸出攥得紧紧的拳头满脸神秘地叫大伙儿猜。众伙伴交头接耳地议论着，争先恐后地解答着，可都被表姐微笑着摇头否认了。最后，她在大伙儿面面相觑中猛然展开手掌，手心里竟然是四粒水淋淋的苹果籽儿。

表姐在众人迷惑不解的目光中，找来锄头，在院子中央挖了起来。众伙伴恍然大悟，一哄而上，虚土的虚土，施肥的施肥，舀水的舀水，欢天喜地地将苹果籽儿埋进土中，又扯来一丛荆棘罩在上面，以防鸡呀狗呀猪或个别坏小子捣乱。

我坐在台阶上，羡慕地看着众伙伴的忙碌劲儿，心痒痒的，手也痒痒

的。表姐一边指使伙伴们干这干那，一边想象着不远的将来，院子里苹果树长过了房顶，春风吹来，满院鸟语花香，落英缤纷，秋风送爽，满树金灿灿的、红彤彤的苹果一嘟噜一嘟噜地压弯了枝条，大伙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

不过，最大、最红的一树，是虎子的，谁也不准打坏主意！表姐话题一转，口气严厉起来了。

我痴痴地、呆呆地望着荆棘笼罩的那个地方出神，揣度着苹果籽儿在土层下面该发芽了，芽儿嫩嫩的，线条一样细细地延伸开来，两瓣鹅黄的嫩叶悄悄地探出土皮，很快就长出了荆棘罩儿，长过了表姐的头，迎风招展地摇曳出满院欢乐的童趣。

可整整一个晚上过去了，荆棘罩里静悄悄的，苹果籽儿仿佛贪睡的小懒虫，忘记了风儿的召唤，忘记了我们的期盼。酥软的地面上干干净净的连一株小草也没长出来。我急得不行，众伙伴更急不可耐，七手八脚地掀开荆棘，火烧火燎地刨根问底，令人失望地翻出了四粒浑身是土、浸泡得有些发胀的苹果籽儿。大伙儿轮流着观赏一遍，又重新埋进土中，罩上荆棘。不一会儿，又叽叽喳喳地按捺不住好奇，再次翻开土层，寻找那四粒充满神奇、希望的苹果籽儿。如此三番五次地下来，几天过去，苹果籽儿仿佛忍不住我们顽皮的折腾，无影无踪地消失了。我们苦苦地寻找着、叹息着，少不了互相埋怨，人人心中充满了深深的失望。

不过，我们的兴趣很快就转向在孩子间风靡一时的口吹肥皂沫了。不知怎么的，野马河两岸九十九个村子千百年来借助皂角、草木灰去污的妇女中间，极少数的有钱人竟然使用上了肥皂，在湿衣服上抹抹，石板上揉搓几下，便泛出两手雪白、漂亮的泡沫，在阳光下变幻出五颜六色的梦幻，吸引着一颗颗天真烂漫的童心。

我们这群小伙伴中没有能买得起肥皂的家长，可又都不甘落后。于

是，不知谁找来一个妈妈装过廉价珍珠油的蚌壳，人人嘟起嘴来，蓄满口水，蠕动着嘴唇，让口水在嘴里翻江倒海地来回激荡。时辰到了，表姐一声令下，众伙伴一齐噗的一声，将满嘴丰富的泡沫吐进蚌壳。满盈盈的一蚌壳泡沫闪烁着缤纷多彩的世界，我们在欢天喜地中人人匀出一点，盛在手心，美滋滋地在脸上抹着。

最开心的莫过于表姐别出心裁，先用锅墨给我重重地画上一对浓浓的、犀利的剑眉，再画上两撇漂亮的八字胡，在众伙伴铃子般响亮的笑声后，大伙儿齐心协力地自制出一蚌壳高质量的泡沫，给我洗出一张白白净净的脸。

表哥刮着脸羞我。

表嫂抿着嘴一个劲地笑。

我越加得意地向大伙儿炫耀着抹满姑娘们芳馨的脸，招来更加热闹的开怀大笑。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害羞或难堪，倒感到了一种淋漓尽致的痛快，忘记了病痛带来的苦恼，忘记了瘫痪的双腿，也忘记了孤独的忧伤，尽情地挥洒着友情带来的刺激和兴奋。

然而，这欢乐、美妙的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，爸爸就来接我了。一切都突然，连姑姑也没有思想准备。爸爸就着姑姑端上来的一碗水啃了半块干馒头，便急匆匆地赶路了。四十里山路，不允许他有丝毫地耽搁。姑姑含着泪花把她专为我做的那个厚墩墩的棉垫子放在背篓口上，叮嘱我回家后千万不要坐在冷地上，让腿受凉。我懂事地点着头。我心中有成千上万条不回去的理由，可我喉头哽咽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忧心如焚地左顾右盼着，我不知道往日与我形影不离的表姐和她的小伙伴们都去哪里了。在那一瞬间，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向表姐、向伙伴们告个别，再看表姐和小伙伴们一眼。

爸爸背着我，走出了姑姑家的院子，走过了热热闹闹的梨花镇街道，

蹭过了深秋野马河冰冷的河水，渐渐地走上了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。我不甘心一遍遍回顾着，可始终没看见表姐那瘦弱的身影。我心中的热望，像眼前飘零的秋叶，充满了悠长的惆怅。

回到苦瓜湾，度日如年的贫困家境，使我失去了过去在家庭中独享关爱的优越势头。磨盘般沉重的生活磨砺尽了母亲对儿女们天生的善良与慈祥，只留下她对孩子们一日三餐中半饥半饱的责任。她变得异常暴躁的脾气，常常把生活的苦难、无奈，化为无名之火，不需任何理由地撒向她的儿女们——对我更甚。我心中充满了无尽的痛苦和长长的失落，忍不住一遍遍回想着梨花镇那段美好的时光，想念着天真无邪的表姐。

我已断了今生今世再去梨花镇一趟的念头，我觉得唯一现实的就是姑姑转娘家时带上表姐，可姑姑每次都说表姐年纪小，走不了这么远的山路。我幻想爸爸去梨花镇赶集回来时，背篓中除了家中急需的日用品外还有表姐。可每隔十天一个的梨花镇逢集日，鸡啼头遍，民兵们就警惕地把守了各个路口，严防社员们偷偷地溜到梨花镇投机倒把，耽误抓革命，促生产。爸爸常常求爷爷告奶奶地给队长说尽了好话，才获得赶一趟集的恩准。每次去时都背得满满的，来时也背得满满的，没一回落空。好在爸爸善解我意，每次都不等我开口，就给我捎来表姐的消息。

我见你姐啦。

哦！

爸爸：她说她好想你。

我热泪盈眶：我也很想她！

爸爸：她一直跟我走出了街，她要来看你！

我：那她为啥子没有来？

爸爸：她走不动，我又背得这么重，我怕摸黑路，耽搁我……

我的头沉沉地垂了下来。大失所望之后，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殷切

而强烈的期盼,我扳着手指,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数着漫长的日子,暗暗地为表姐使劲,焦急地盼望着表姐像雨后竹笋那样迅速地成长起来,像姑姑那样每隔一段日子就来我家一次,哪怕是当日返回。我一遍遍地追问爸爸,表姐长多高了,表姐胖了还是瘦了,表姐都说什么啦。可爸爸每次的回答都满足不了我的需求。

于是,我就萌生了模仿大人们给远方亲友写信的念头。我有时跟着二妹读她一年级的课本,有时跟着三弟读他三年级的课本,有时还跟着邻居更大的孩子读他们四五年级,甚至是中学的课文。闲下来,我就使用非常有限的文字,吃力地给表姐写信。在信中,我说我的日子是多么地苦,我说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,我说我是多么地想念她,我说我的梦是多么的长,多么地美,我说我要永远和她在一起……

信,写得很慢很慢,也很短很短,我满腹的话儿总是被一个又一个生字挡道。书,却使我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世界,冲淡了命运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。漫漫长夜中,苦苦煎熬中,殷殷期盼中,我下意识地书中我最钦佩的英雄女孩的色彩蒙在了表姐身上。我觉得面向敌人铡刀临危不惧的不应是刘胡兰,而应是表姐;高举红灯,立志“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”的不应是铁梅,而应是表姐;而草原英雄小姐妹,分明就是表姐的化身。我想象着表姐高挑的个子,白里透红的脸蛋,穿着李铁梅那件深红色的衣服,油光发亮的独根辫梢上像绑着半截炮仗样鲜艳的红头绳,精神抖擞地向我走来。她会像这些英烈们一样,潇洒地一挥手,将我救出人间苦海。

春去秋来,秋来春去。我给表姐的信怎么也收不了尾,我对表姐要说的话越来越多。梨花镇那段时光渐渐地升华为我记忆中美好的天堂,表姐成了我孤独心灵中唯一的一缕温馨,从而竟使我忽略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每次从梨花镇回来的爸爸口里已断了表姐的音信。是爸爸没见到表姐,还是表姐没有给我捎话?是爸爸忘了给我提表姐?还是……?

我苦思冥想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多少次鼓足勇气想问爸爸，多少次话到嘴边又害羞地咽回了肚子。我蓦然发现，不知从何时起，表姐已成了我心中一个巨大的秘密。

我长大了。

表姐当然也长大了。她一定能独自一人来一趟苦瓜湾了。她可以跟上爸爸来，也可以给姑姑做伴。但她杳无音信，像流星一样，如昙花一般悄悄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我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怅惘，一种我不愿承认更不能接受的感觉，冰冷地爬上了心头。

我的心隐隐发痛了，而表姐的音容笑貌却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，位置在我的情感中越来越重要。小人书中或村子里与表姐年龄相仿的女孩，都会使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表姐，引得我泪水涟涟。我痴痴地、固执地成千上万次地设想着我们久别重逢时激动的场面。设想中的我，已不再是现实中那个蓬头垢面、邋里邋遢地在地上用手爬行的残疾人，而是一个英俊潇洒、风度翩翩的美少年，以两条修长而健壮的腿笔直地与她站在一起，我们是在花丛中追逐着翩翩起舞的蝴蝶，是杨柳依依的野马河畔，那清澈的水面中倒影出的一对快乐的俊男靓女……

我深深地陶醉在浪漫的、美妙的幻想世界中，不堪重负的灵魂以此挣脱沉重的精神枷锁，自由而轻松地飞翔。我已不指望在现实中见她一面了，我逃避现实中的表姐，我生怕现实中任何一丝风吹草动惊破我梦幻的泡沫。

但是，就在这梦幻般美不可言之际，那年七月的一个午后，正在地上爬来爬去忙忙碌碌地干家务的我，突然间感到身后有人在看，不容我转身，就响起一声轻轻的：虎子！

我震惊地抬起头来，看见了眼前亭亭玉立的少女，满月般的脸盘，两撇黑压压的眉毛，一双大而黑的杏仁眼清澈、幽深、俊美，闪着粼粼波光，

泛着凄楚、辛酸，深情地望着我。表姐！我心灵深处呻吟般地响起一声呼叫。我不假思索地想到了她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。我傻乎乎地，在梦幻似的恍惚中久久地与她相视着。

这是你姐！这孩子！平时不合口地念叨，可……妈妈在一旁怨我。

这时，就在这时，我忽然鬼使神差地想起了儿时表嫂、表哥的那句玩笑，我的脸立即火一样地烧起来了。而她也仿佛猛然想起了什么，脸顿时红成了一朵玫瑰花。我们几乎同时飞快地避开对方的目光，一阵尴尬深深地横在了我们中间。接着，又是一种深深的自惭形秽，使我垂下了沉重的头颅。

表姐坐在炕沿，喝着妈妈端来的水，与妈妈说话。我在旁边默默不语地听着。她说她秋后即将上高中，今天是去翠竹寨，绕道来看我。她的伙伴还在三岔路口等着她，她得赶紧走。她从竹篮里取出一片旱荷叶折成的小船，小船盛着满满一舱熟透的鲜莓子，她有些害羞地看了妈妈一眼，递到我手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我手捧小船，心中北风萧萧，雪花飘飘，泪水打湿的目光穿过窗棂，望着身穿粉红色的确良短袖的表姐，很慢、很慢地走出了院子，很慢、很慢地走进了巷道，又很慢、很慢地走出了我的视线。我多么希望她停一停步子啊！但她没有。我多么期望她回首一顾啊！但她也没有。

我的美梦，就这样被她这猝不及防的出现无情地击成了碎片，在飓风中七零八落地飘散着。比冰还冷、比死亡更残酷的现实，深深地刺穿了我的心，淅淅沥沥的血珠，斑斑点点，如瓣瓣梅花，凄美地落在冰天雪地。我恨自己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丢了她的面子，增加了我的自卑。我感到了天上人间遥不可及的差距。

我泄气了，但很快又开始了另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——一个消灭与表姐天壤之别的梦想。我雄心勃勃地在崎岖坎坷的文学之路上跋涉着，

我要以对社会的贡献体现我的人生价值，夺回我失去的一切。多少次，透过雪花般纷飞而来的退稿，我看到表姐远远地站在太阳升起的巅峰，在一片灿烂的霞光中，晓风轻轻地吹动她那粉红色的确良短袖，她以清澈、幽深、俊美的杏仁眼深情地召唤着我，使我一次又一次地产生了强烈的飞翔愿望，使我一遍遍暗暗地对她也对我说：等着我吧，我一定要奋力追上去，要与她并肩站在那太阳升起的巅峰！

我极力把我们相逢时那难言的尴尬，假设成一场倒霉的梦境。我仍然让她退回到梨花镇那段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，只是这个时期的她，已成了我想象中的相府千金王宝钏，抛弃荣华富贵，为等心爱的倒霉鬼薛平贵在五典坡挖荠菜。我让她成为痴情于贫民孤儿许相公的白素贞，让她成为爱上人间牛郎的天仙女，让她成为化为蝴蝶的祝英台，让她成为苦白了头发仍爱着贫农王大春的喜儿，让她成为千百年来文学作品中钟情于贫苦少年的美丽少女。我苦苦地想念着她，苦苦地盼望着她，但我又不希望在眼前处境中与她再度相逢，我把我们的相逢设想在了一株桃花盛开的树下，我踩着一地青草健步如飞走向她，把我印成铅字的作品骄傲地递给她，让她那双清澈、幽深、俊美的杏仁眼闪烁着惊喜的波光。

但现实中的表姐，自那年那天走后，就像展翅的小鸟一样，杳无音信了。这又不能不使从沉湎中回过神来我常常感到一阵阵心酸。整个心境像荒原上一株凄艳的枫树，孤零零地站在瑟瑟秋风中，片片滴着血珠的枫叶，带着浓浓的寒意，打着旋儿，凄凉地漫天飘零着。

我再也不敢向爸爸、向姑姑，向这两个唯一能传来她信息的人提及她，可我内心又是多么渴望了解她的一切情况啊！但快嘴的姑姑，还是在一次闲聊中，无意间透露了表姐高考落选后嫁给一位在县城工作的干部，近日就要坐月子的消息。我心中拉响了悲愤的汽笛，一种被人背叛的恼怒，使我歇斯底里地恨起了她的薄情，她的势利，她的卑微。

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心底一遍遍不依不饶地质问的同时，还在固执地怀疑姑姑是否发现我心中的秘密在故意试探我。我怎么也不相信她是这么俗不可耐。在我心中，她可一直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美丽偶像啊！

我期盼着姑姑的诡谲一笑。

然而，现实就是现实，表姐就是表姐。她以自己的生活方式走上了一条与我臆想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，如一声霹雳，彻底惊破了我绵长、绚丽、天真的美梦，恢复了她的现实性、生活性、自我性的真实形象。使我在死去活来的痛苦之后，成熟起来的感情，像雪线冰迹上一朵含苞的雪莲花，在凜然严霜中，一瓣一瓣地，次第开放……